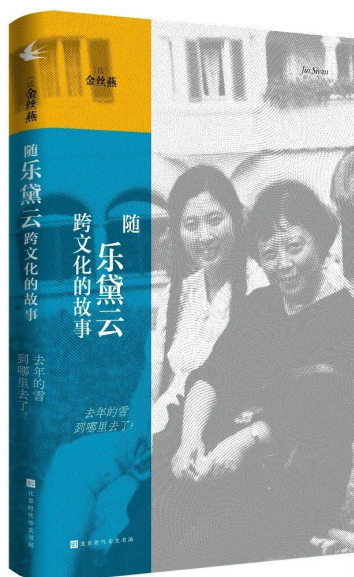


供稿 2026-7-27 时代书局



2024 年 7 月 27 日，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乐黛云先生去世。今天是乐先生离开我们两周年的日子。即将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推出的新书《随乐黛云跨文化的故事：去年的雪到哪里去了？》，正是“儒莲奖”获得者金丝燕一部记录乐先生在跨文化学科上的学术追求与实践。



从 1985 年与乐黛云老师燕园初识到 2025 年学科凸显，金丝燕老师系统梳理了中国跨文化学科从萌芽到学科建立的 4 个时期。作为全程亲历者，她掌握了大量会议档案、调查报告、专题文章、私人信件、工作笔记等，详细记载了跨文化学科史上 11 个里程碑事件，本书一手史料无可替代，堪称学科建设的“活史料”。

02

同时鲜活记录了汤用彤、汤一介、季羨林、吴小如、饶宗颐、杨辛、汪德迈、李比雄等中法泰斗级三百余位学者大量学术交流、交往细节、思想共鸣和理想共识，让我们看见 “和而不同、多元共存” 的跨文化初心和人文主义思想之光。

03

褪去学术光环，从 1985 年燕园初见、乐黛云为金丝燕争取留学名额、巴黎求学，到跨国合作、学科奠基，两人亦师亦友、同心同行。她们之间，任何境遇中，乐老师点头：“好”，金丝燕回复“好”，互相不说服，心有灵犀，展现“一对影子，不需多余话语”的默契。诠释 “三个世纪才会有一次” 的女性间知己之交之谊。

本书展现乐黛云先生与金丝燕教授四十年跨文化学科奠基历程，这是一部珍贵的回忆录、学术史和思想史。书中前辈学人的思想风貌与精神传承，亦是对乐先生最好的纪念。

以下，本书“写在前面的话”“跋”，部分节选。

中文原创 | 回忆录·学术史·思想史

《随乐黛云跨文化的故事：

去年的雪到哪里去了？》

〔法〕金丝燕

写在前面的话

人生前行，渐渐地，在人间逻辑之外，似乎存在其他维度，只是无以言说。1985年初在北大东语系楼前见面至今，我与乐黛云先生共走蓝天之下四十年。我们之间，任何境遇中，乐老师点头说“好”，我回复“好”。一对影子，对话不需多余话语。

2003年夏，我返北大商量《跨文化对话》的新主题。在朗润园13号二楼书房，喝茶空间，乐老师问：“你孤独吗？”我答：“‘就做你自己的人群吧’，法国作家蒙田说。他是我头顶上的一颗星。”



▲ 乐黛云、金丝燕，参加联邦德国慕尼黑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。

1563年8月18日，艾蒂安·德·拉·波埃西（Étienne de La Boétie，1530—1563）在病了十天之后死去，他是蒙田（Montaigne，1533—1592）的密友，法国16世纪人道主义者，作家，18岁撰写《论自愿为奴》（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）一书，揭露政治权力的滥用。在任波尔多议会议员期间，他结识小他三岁的蒙田。两人之间的友谊，用蒙田的话说，3个世纪才会有一次。蒙田一直在他病床边守了10天，艾蒂安·德·拉·波埃西去世，蒙田陷入精神危机。逝去的知己再也看不见了，自己是一片混沌无常的幻象。



▲慕尼黑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期间，导师伊夫·谢福莱尔和汤老师、乐老师会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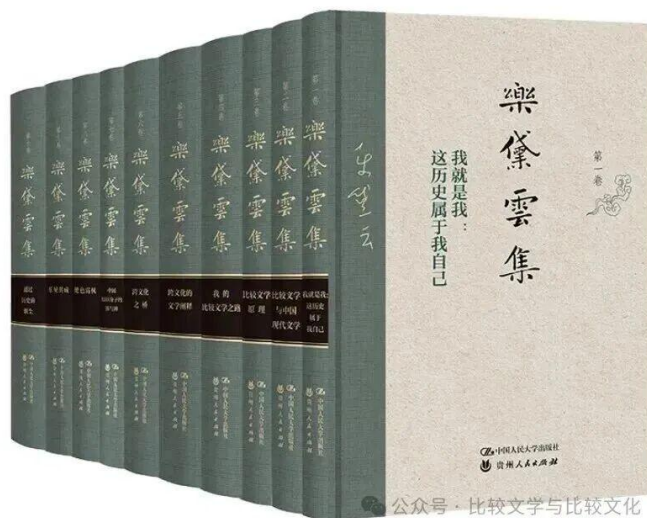
7年之后的一天，他忽然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，离他最近也最远。“随笔”的“蒙田”诞生了，蒙田找到那一群与自己“相和”而不必与自己“相同”的“我”。现代性文学发蒙。

“‘就做你自己的人群吧’，就是它，下一期的主题稿”，乐老师拍板，我点头。2004年，《跨文化对话》第14辑刊出我的《合唱与隐潜：一种世界文学观念——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》。

就这样，随乐老师跨文化的故事四十年后在继续。



▲乐黛云先生



跋：去年的雪到哪里去了？

我们从来不曾在自己的家园，我们始终在外。恐怖、欲求和期望把我们抛向未来，并剥夺我们对当下的感觉和把握，以使我们沉溺未来，甚至当我们生命不再的时候。

——蒙田《随笔集》

2024 年 7 月 27 日，巴黎时间 1 点 17 分接到越光微信信息：“乐先生今日 3 点 46 分走了。”

凌晨徐晓微信信息：

-乐黛云老师仙逝，想请你写篇纪念文章？

-现在没有心情写。以后会慢慢回顾随乐老师创办北大中文系比较文学所、《跨文化对话》和“远近丛书”的历史。我回复。

-理解。期待你写长篇回忆。

我问素茹：

-写与乐老师跨文化的故事，你最想知道什么？

-那个埋玉的故事。她答。

同样地问吴俊。他回复：

-最想看的是你们之间的个人情谊，并且，从我们中国人的特定个人情谊中看到了世界。乐老师的学术是以后可以从容讨论的。我觉得你们的交往和世界的展开有关系，个人史中伴随着中国大世界的进程节奏。

丽杰的回复：

-毕业后留校任教和乐老师做同事的经历，你们做跨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经历故事，甚至生活上的事，都想看啊。

于是，我开始写与乐老师跨文化的故事。

.....

.....



▲2019年4月24日，乐黛云获首届“法兰西学院汪德迈中国学奖”，奖仪式之前。

从左至右：法兰西金石美文学院终身秘书长冉刻、汪德迈院士、佛辽沙夫妇、王宁、乐黛云、
吴俊、刘梦溪。

1985年，我留校和乐老师相遇，至今四十年间，乐老师通常乐呵呵，很干脆：“好。”我们之间不多话，互相不用说服。心有灵犀。乐老师只提醒过一次：“非同道的，还是不接触吧。不可能变道的。”

乐老师接近佛，但不和我谈佛，1997年送我佛陀玉石圆球挂件，“证严法师送的。”二十多年来，我戴着它。它的独特，不仅仅是三个月以上的婴儿见到也会伸手握握，更是1997年被入门偷窃者独弃的“佛陀的微笑”。那天带乐乐、陶陶去屋前小公园放风。回家，地上散落着佛陀微笑的玉圆球和猴子寿桃。巴黎的小偷不认玉石。而这两件，前者无价，后者极品。正好基金会开出版会议巴黎会议，我戴着“佛陀的微笑”出席，这故事把与会者逗乐了。

2000 年，北大“远近丛书”首发式，我去乐老师家，汤老师进客厅：“给你这个，但愿小偷也不认。”一个手掌长的小竹筒，打开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微笑着。我们三人对视，都乐。

.....

.....



▲1996 年 4 月，南大与北大会议，左起：宋永伦、汤一介、王宾、乐黛云、李比雄、
陈越光、金丝燕。

2024 年 7 月北大举办乐老师告别仪式，我请越光代转四句：

你的微笑开垦人间

织着梦希望和果敢

在宇宙微光的土地

继续庙宇瞬息

宇宙间的流动，没有年龄，不用话语。有了，或者没有。至多一丝微笑，甚至不用相视。激情点燃闪电后的灰烬，灵感是宇宙能量的偶尔闪现，念头被生命的光点还魂。人生如此。刹那。以空填空。



▲1987 年，第二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会议合影

汪先生走了，留下索尔邦广场的书桌咖啡馆的空桌。乐老师走了，记忆和屋前荷花池塘依旧漾着水纹，像风筝但不断线。

1988 年早春，我和力川在巴黎大学城德趣馆住。王佐良先生自英国来，讲了一个故事：他 1940 年代末在巴黎买香奈儿五号回国送新婚妻子，作为香风臭气放置三十年之后才打开，依旧香如故。我以杭州沃面招待。先生回国，那年圣诞，寄来一张明信片，上面一句“Où sont les neiges d’antan?”，即法国诗人维庸（François Villon, 1431—1463?）的问：

“去年的雪到哪里去了？”





▲ 乐黛云先生

【转发自时代书局】

